

编者按：

今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。它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第六个节气，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古人有“雨生百谷”之说。谷雨是播种移苗、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。谷雨还有饮茶、食香椿等习俗。此外，今天还是“联合国中文日”，而它正是因为我国造字始祖仓颉在谷雨这天创造了汉字而得名，因此在谷雨这天，民间还有祭仓颉的习俗。本期，我们一起来感受谷雨文化。

(姜思瑶)



“吃椿”与“吃春”

首都师范大学

美术学院学生 孟勳

谷雨前后，田间秧苗初插，作物新种，又到了吃椿芽的时节。

“吃椿”吃的是一个“鲜”字，而椿芽的“鲜”要从两个方面说起。

第一，椿芽是典型的季节性食材，人们要赶在阳春三月的小段特定时间里，起早贪黑地“打椿芽”。时间稍有耽误，椿芽长成了椿叶，其味道也就变得寡淡而不可食了。古时人们常说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生木质”，描绘的就是这种特性。在没能实现规模化种植的古代，“打椿芽”是一件颇为紧张的活动，忙碌几天下来，仅能获得为数不多的收成，于是椿芽也就显得鲜少而珍贵。

第二，椿芽的风味独特，新采下来的椿芽呈红青色，不过大半作长，聚齐了“嫩、脆、香、鲜”5种口感。有人描述椿芽的味道是柑橘、丁香和樟脑混合体，它不同于任何一种花香或果香，3种猛烈的味道在芽叶间被充分中和，变得柔美而醇厚。对于美食家而言，椿芽的最佳食用方法是清拌豆腐，这样方能最大程度保留其鲜味。汪曾祺就曾给予这种吃法极高的评价——“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”。

在民间，关于“吃椿”，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叫“吃春”。

“吃春”表面上说的是食用春季的时令果蔬，但其背后蕴含着仿佛要把整个春天都吃进肚子里的生猛与快意。虽然豆芽、蒜苗、豆苗等春芽都可以成为“吃春”的对象，但千百年来，人们最为钟情的“吃春”显然还是“吃椿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椿芽已经成为中国人味觉记忆中有关“春”的象征，那些与天气回暖、万物复苏、草木抽芽相联系的感官体验，都能在一碗新采的椿芽里得到完美诠释。或许只有在这个时节里，香椿能够超越一种树木或食材，而成为劳动人民对一整年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期待。

谷雨时节话仓颉

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教师 周伟川



谷雨，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，处在清明之后，立夏之前。

谷雨取自“雨生百谷”之意，体现了农业生产和降水之间的联系。此时寒潮天气结束，天气转暖，降水增加，利于谷类作物的播种生长。农谚有“谷雨下秧，大致无妨”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等，均是我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反映。

谷雨节气，还有一项特别的民俗活动——祭祀仓颉。

据记载，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，他受鸟兽足迹启发，通过观察描摹事物的形状，

创造出文字，被尊为“造字圣人”。传说在创造汉字的过程中，仓颉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进行搜集、整理，让文字更加规范。

汉字产生前，古人已经存在了数十万年，但因为人类经验无法高效地在代际之间积累和传承，所以发展进步异常缓慢。而汉字产生后，社会进步的速度就变得突飞猛进。

汉字产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汉代的《淮南子》一书中，记载了一段神话传说：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“雨”在这里是动词，读去声，“雨

粟”是说谷子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。因为这段传说，谷雨节和仓颉之间便产生了联系。陕西省白水史官镇是仓颉的家乡，建有仓颉庙。每年谷雨这天，庙里都要开展祭祀仓颉的活动，表达人们对他创造汉字、肇始文明、造福后人的感激之情。这也成为自汉代以来流传两千多年的民间传统。

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的传说，也反映了先民对汉字这一新事物出现的惊恐不安、喜忧参半的心理。忧的是汉字带来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，掌握汉字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，粮食可能

会因此不够吃，连上天也担心人们挨饿，所以“天雨粟”；喜的是人们掌握了汉字，就具备了洞悉宇宙的神秘力量，妖魔鬼怪将无处遁形，无法再危害人类，所以“鬼夜哭”。仓颉很像“洪水滔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”中的鲧。他大胆创新、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事实证明，汉字的出现对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，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领域都获得飞跃发展。仓颉精神激励着国人飞天、探海，不断探索宇宙、自然的奥秘。

空山新雨后 又品谷雨茶

北京市第一中学教师 吴增然



有人说“陕西好茶在紫阳，紫阳好茶看焕古”。好山好水出好茶，藏在大山深处的焕古镇，曾是千年茶马古道的源头之一，有着“贡茶之乡”的美誉。

踏着青石铺就的台阶，拾阶而上，汉水就在脚下流淌，古街上一条窄窄的明渠，依山势曲曲折折，随着青石板路，盘旋而上。一排排屋舍，错落有致，保持着原始之美，古朴又苍凉。

走进古街唯一的茶铺，一女子正立在门口旁的柜台旁，笑着招呼我喝茶。环顾茶铺四周，我发现屋子不大，只有两张桌子摆放在屋中，一排椅子依墙排列，茶铺干净、整洁、简朴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回应道：“请问今年的谷雨茶下来了吗？我想尝尝咱们这里的谷雨茶。”

“没问题的，正好自家的谷雨茶刚刚制作好，我给您沏上。”

看着女子手中提起的茶壶，我顿时愣住了：这茶壶的容量，怎么也能装十来斤茶水吧？这茶壶的材质怎么这么像熬中药的砂锅，粗糙至极啊，这谷雨茶会不会被糟蹋了？心中

百转千回，千回百转，但并未影响女子泡茶的动作。

一只茶壶，放入些许的谷雨茶叶，缓缓倒入少量开水，静等一会，女子便将茶汤倒入了如斗笠般的、黑色的粗陶茶碗中，空气中随之散发出淡淡茶香。

女子甜美地笑道：“您品品这谷雨茶，喝起来如何？”

我端起了茶碗，低下头，细细抿了一口，茶汤清淡而有少许的苦；我皱了皱眉，又喝了一口，突觉口中苦而含香，茶汤味道已由淡渐香浓；我赶忙又喝了一口，茶味变得更加甘醇，唇齿间的茶香回味无穷。原来这粗糙的大茶壶，大茶碗，竟然也会让谷雨茶香四溢。

我又急忙请女子打开茶壶的盖子，却见壶中鲜嫩的芽叶翠绿厚重，而芽身白毫尽显。我看到了古人所说的“旗枪”，在水中直立的茶叶，叶似旗、芽似枪，像极了古人手中展开旌旗的枪；还看到了古人所说的“雀舌”，一芽两嫩叶，叶形卷曲，像极了雀类的舌头。谷雨茶的这些特点，一下就跃然在了我眼前。

“谷雨前后采集的茶，还能

打出油茶呢，如果您喝一口，定是满口生津、香气四溢。”女子的话音又响了起来。

我拍了一下头，无不遗憾地接过了话：“谷雨茶虽好，但我错过了第一出清明茶，听说喜茶的人都会来到焕古品清明茶呀。”女子不以为然：“明前茶虽然香高味醇，但冲上两三泡之后，味道就变淡了，而谷雨茶茶香浓郁，久泡仍余味悠长，真正爱茶懂茶的人，都会把谷雨时节采摘的茶珍藏起来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我不知是喜是忧，忙要结账，却又听她说道：“我们茶室是村里老支书为游客开的。古镇原来是没有茶铺的，但他想让客人品尝一下我们焕古的贡茶，所以不收钱。我们茶室的物件都是村民凑的，桌子、椅子和茶壶，哪个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。”

我愕然了，久居喧嚣的城市，早已习惯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的我，却不知在大山深处，还有这么多朴实的人们。他们善良、平和，在穿越千古历史长河后，茶乡人的厚道和热情已然化成了天地间一份温暖的真情。